

# 巴黎和談與東南亞局勢

## 國際關係研究所學術座談會發言紀要

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於民國五十八年三月十八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在台北市中正路一七九五號該所七樓會議室舉行第三十三次學術座談會，討論「巴黎和談與東南亞局勢」。座談會由該所副主任鄧公玄教授主持，應邀出席的專家學者依簽名次序有：郭乾輝、羅石圓、鄧公玄、札奇斯欽、朱少先、張奕善、莊心在、馮達、陳元、丁中江、袁子健、柯叔寶、邢光祖、翟因壽、張棟材、師連舫、吳春熙、陳紹賢、趙惠謨、曾虛白、徐玉虎、黎世芬、李鍾桂、趙倩、沈鈞傳等二十餘人，發言甚形踴躍，情況極為熱烈。台灣電視公司、軍中之聲和幼獅電台均前來製作節目，此外各通訊社和報社記者多來採訪。茲按當日發言先後次序，將各人發言要點略記於後，以供讀者參考。

### 主席致詞：

今天是本所舉行第三十三次學術座談會，吳主任因為赴醫院作身體檢查，無法前來參加，他要我向各位轉達謝意和歉意。這次學術座談會的題目，為「巴黎和談與東南亞局勢」，今天承各位專家學者及本所各位同仁共同前來參加座談，本所感到非常榮幸。這一題目對各位來說，都不生疏，可以說近年來已成為東西冷戰的中心問題。現在巴黎和談業已進行將近一年，但至今尚在拖延。這個題目看來似乎是一個地方性問題，而實際上却是東西冷戰最重要的問題。也可以說是當前局勢的中心問題，如果我們對這一問題能夠獲得相當結論，那麼，我們對整個世界問題也就有相當的瞭解了。因此，我們今天討論這一問題，其意義極為重大。在沒有請各位專家學者發表高見以前，本所準備了一點資料，並請本所研究員羅石圓先生先做一個簡單的說明，以供各位先生討論時的參考。

本所邀請的專家學者，有些已經在座，有的尚在途中，為了爭取時間起見，我們現在就請羅石圓先生提出簡單

的報告。在各位發言時，希望各位的報告稍微簡單扼要一點，因為今天我們邀請的學者專家很多，如發言佔用的時間太長，難免不妨礙他人發言的機會，因此不能不希望每一位先生的發言，以十分鐘為限。今天我們討論的時間約有三個小時，相信我們一定能得到一個很好的結論。現在我們就請羅先生提出報告。

## 東南亞局勢的分析

羅石圃

一九六八年，美國與北越舉行巴黎和談，恰值英國宣佈於一九七一年以前逐年撤退遠東防軍，使正遭受到內外共黨壓力的東南亞各國人心大為震撼，如何迎接巴黎和談後的新形勢？便成了東南亞各國當局一致面臨的重大課題。從一年多以來的報導中，我們可以看到各國所努力的方向：

### (一) 謀求合作聯防

去年一月，菲總統馬可仕訪馬、訪印尼，同時馬總理拉曼訪印尼，均呼籲東協會員國更密切合作。三月間，印度總理甘地夫人訪馬，指出「亞洲禍源在中國大陸」。接着緬甸軍政府主席尼溫訪問星、馬，曾稱「內部和外來的壓力，在東南亞國家正發生作用」。在結束訪馬的聯合公報中稱：「誓言全力保衛東南亞區域性安全……兩國同意建立亞洲國家協會」。六月，馬、泰領袖會晤於檳城，商談的結論：①召開東南亞國家領袖會議——以針對中

共擴張主義為目標，共同制訂聯合戰略計劃；②以加強東南亞國家協會為起點。

此項努力，雖因沙巴爭執等問題，使東南亞高階層會議未能召開，但雙邊則共聯防協定業已訂立的：有泰馬邊境剿共聯防協定；緬印邊境聯合巡邏協定；泰緬邊境聯防協定——據匪報指稱：此項聯防協定，兩國同意聯合中國反共游擊隊共同防禦共黨在邊境活動，雙方軍警可以越界追擊。去年六月十一日，英、馬、星、澳、紐五國聯防成立，本年二月廿五日，澳紐聲明在英軍撤退星、馬後，兩國軍隊仍繼續留駐協防。「東南亞國家協會」第二屆部長會議，於上年八月六日舉行，通過設立永久性推進合作機構，並發動經濟互助計劃，更討論到區域性安全問題，另成立糧產、供應及漁業、旅遊、電訊及交通、民航及船務四個委會。

### (二) 彈性外交

彈性外交在東南亞各國，也正與合作聯防工作

並行。去年一月，馬副總理拉查克訪俄，三月，俄馬同意建立外交關係，本年三月，俄外貿部長巴托利契夫訪馬，據本年一月廿日匪人民日報稱：蘇修同馬來西亞貿易額迅速增長，已成爲橡膠最大買主。上年十一月，李光耀訪莫斯科，十二月，星外部宣佈俄駐星首任大使將於今年一月到任。菲律賓政府於上年七月，核准蘇俄文化代表團入境，逗留十天，菲總統並予接見，不久，菲派遣兩代表團分訪蘇俄及東歐各國，本年二月十九日，俄國第一艘貨輪已駛入馬尼拉港口。泰國外長他納，於上年七月五日對記者宣稱：「泰國準備與俄締結首次貿易協定」，但迄今尙未聞實現。

去年一月，俄派遣歌舞團到緬甸訪問，接着在擴大慶祝俄緬建交廿週年時，俄方聲明願意支援緬甸。但據共匪對緬甸不斷的指責，祇攻擊「美帝」如何援緬，並未提及「蘇修」對緬的援助與貿易，可見緬甸對俄援及貿易均極爲審慎。

印尼與俄關係，雖因去年十月，俄主席致書印尼總統，要求赦免印共幹部死刑未遂，致援助印尼與開展貿易並不積極。但據共匪本年一月廿日「人民日報」指出：俄對印尼援助總額達十二億三千萬美元——佔外援總額一半。柬埔寨施亞努於去年二月廿三日宣佈：蘇俄將提供東價值二七〇萬英鎊的武器。蘇俄駐寮國大使米寧，正奔走永珍康開間，

幹旋寮共與永珍重組聯合政府。

對蘇俄外交如此，在對匪關係方面，也是火藥味與姑息論調並彈。泰國外長他納於他儂總理公開宣佈「共匪爲泰國主要敵人」之後不久，對曼谷郵報發表談話稱：彼不但願意，且準備與共匪、北越、北韓領袖認真談判亞洲安全問題，並稱：「現時一個國家，不應依賴如美國之外邦」。馬總理拉曼於不斷痛斥共匪擴張主義，公開支援馬共叛亂之後，於本年三月在國會及馬華公會先後聲稱：「大馬願與中共建交，如其不干涉大馬內政」。上年十一月廿日，非總統在外籍記者俱樂部演說稱：「美新政府重歐亞，亞洲國家爲謀自存，勢須被迫與中共建立共存關係」。本年一月四日，非外長已通令駐外使節，可與共黨國家外交人員來往，表示親善。

但早與共匪建交的印尼外長馬立克，於三月一日過曼谷時對記者宣稱：「不管泰國如何決定，印尼絕不與中共舉行直接會談。緬甸對共匪外部建議願改善雙方關係既置之不理，對匪捐款救濟若開風災災民，及派員致祭緬甸父翁山，亦毫無投桃報李的表示。柬埔寨施亞努更公開指摘共匪「表面支持柬政府，實際支援柬共武裝叛亂」。他在巴黎和談開始時，即呼籲美軍應該留駐東南亞，接着聲稱願與泰國復交。

### (三) 共匪對東南亞的動向

蘇俄是以貿易攻勢開展對東南亞各國的外交。共匪如何乘美、英軍隊撤出此一地區，各國對西方感到不可倚賴的時機，突破它所謂的「美帝」、「蘇修」對它的聯合封鎖？我們所看到的，它是支持

各國共黨武裝叛亂：馬來西亞政府於去年十一月八日發表的白皮書，根據馬共文件及供狀，顯示馬共遵照北平指示：今後的路線，是放棄議會鬥爭，採取武裝暴力路線。共匪亦於去年六月廿日「馬共抗英廿週年紀念祝賀函中，聲明「支持馬共武裝鬥爭」。今年一月十九日，匪新華社報導「星共」在新年獻詞中，「歡呼毛澤東思想在全世界廣泛深入的傳播……在亞非拉地區，廣大人民，越來越體會到『槍桿子裏出政權』無比的正確性」。並強調「他們都拋棄了對資產階級議會鬥爭的幻想，堅決走武裝鬥爭的道路」。

菲律賓虎克黨自去年以來又極其活躍，已控制呂宋十九個城鎮。據一月六日馬尼拉公報透露，非共設在呂宋的「史達林大學」，是由一名共匪所派的將官主持。一月十二日泛亞社馬尼拉電稱：被俘的虎克黨黨員瑪雅麗供稱：共匪每晚以無線電指揮非共行動。緬共武裝由於堅持毛共武裝路線的北京派整肅和平派，致黨內分裂，使和平派轉而親俄，協助政府反匪剿共，竭力促使緬關係日益惡化，緬共基地喪失，共魯德欽丹頓被刺身亡，親俄派都與有力量。共匪祇有公開在支持緬共武裝叛亂，並在匪區爲緬共及邦族叛軍訓練幹部。泰共是共匪近年來支持最力的，其中央委員會亦設在匪區，巴黎和談後，泰共的叛亂即迅速由東北擴展至泰北，均係共匪加緊支援的結果。本年一月七日，共匪宣佈：泰共「解放軍」已成立最高司令部，「按照毛澤東思想辦事……堅決打人民戰爭」。

寮共與泰共是一體兩面的，共匪對泰共的支援均經過寮共區，巴黎和談後，共匪加緊建築通過寮國的公路，其路線由雲南猛臘通入豐沙里，向西南

伸展至南他，再折向東南至猛梭。南他原有日軍所築公路，上通與車里一山之隔的猛信；下通湄公河邊的景果，其對面爲緬甸南撣邦的江拉，也是緬寮兩地的渡口。由景果下行至泰北青來邊城永告，步行約一日行程，乘汽船上行約四小時，下行兩小時。猛梭附近，有殖民十九公路，通達桑怒穿越胡志明小徑直達北越奠邊府，胡志明小徑可通貨車，經由柬埔寨通達越南。又據匪雲南電台廣播，滇匪正趕修五十三條公路線，僅九條尚未通車。可見共匪所建通寮公路，其目的並不止於援助寮共而已。

### (四) 值得探討的問題

一年多以來，東南亞各國爲應付巴黎和談後的新情勢，及匪俄對此一地區的動向大致如此。但我們發現：

○熱衷于與蘇俄及東歐開展貿易的，幾乎都是從來與俄國沒有外交關係的國家，而與俄國早有外交關係的泰國，雖有開始貿易的計劃，但迄未實現。緬甸對俄國表示給予軍經援助亦只有心領而已。印尼的俄援數字雖佔外援總額一半，但都是舊帳，近一年來，對俄貿易亦並無顯著開展。這是否顯示俄國的笑臉貿易攻勢，其所帶給各國的困擾，並不在於共匪給各國共黨武裝叛亂的支援，所以領受過教訓的各國，都不敢採取聯俄制匪的辦法？這是值得探討的問題之一。

○表示願意與共匪談判的，都是與匪向無邦交的國家，反之如印尼外長馬立克，斷然聲明決不與共匪談判；緬甸對共匪屢次要求談判均置之不理，施亞努更明白指出：與共匪建交，祇贏得共匪表面支持其政府，暗中支持東共叛亂」。本此鄰近國家

的痛苦教訓，其所以發表的與匪談判建交言論，是否別有用心？這是值得探討的問題之一。

③從發表上述言論的時間看，是在東南亞合作聯防工作遭到障礙的最近，追溯他們在進行合作聯防階段，一致指斥共匪為以武力侵略東南亞的大敵

，並無談判餘地，其所以出爾反爾，是否由於不能合力阻匪南進，以致國內人心恐懼，祈望以談判改

善對匪關係，故不得不作此違心之論以安定人心？果然如此，則合作聯防工作的成敗，將決定東南亞今後的安危。能否實現？如何實現？這是值得探究的問題之三。

④東南亞國家合作聯防的先天缺陷，在於各國的資金、技術、兵力都感不足，故必須擴大為亞洲或亞太地區合作聯防。所以泰外長他納在亞太理

事會上說：如果大家認為東南亞的真空不能被蘇俄和中共填補，亞太國家便須合力填補此一真空地區。非總統馬可仕亦一再呼籲亞洲國家組織聯盟，此項聯盟能否實現？其困難如何克服？這是值得探討的問題之四。

我們僅提出上列的資料和問題以供參考，敬希在座諸位專家發表卓見。

## 丁中江先生：

### 俄匪關係惡化有利巴黎和談

#### 亞洲國家團結應付共黨顛覆

我對於巴黎和談與東南亞局勢這個專題，沒有很深入的研究，只把一些粗淺的看法向各位陳述：

(一)先談巴黎和談。巴黎和談是為了解決越戰，可是越戰的解決，無論透過戰爭或是談判，只有兩個可能的結局：一個是越共徹底失敗，越南維持今天如南北韓的分隔；另一個是越共接管南越。

有人認為南越組成聯合政府，容納共黨份子加入就可以結束越戰，事實上聯合政府只是幫助共產黨換一種方式去奪取政權。等於雙手把南越奉送給共黨。

所以，今天的越戰前途，是關係亞洲自由和安全的試金石，如果這個地區落入共黨手中，影響亞洲和世界的安危，是無法形容的，這也是美國今天欲罷不能的主要原因。

尼克森當選後，世界人士都一致認為他所面臨的第一個考驗，是巴黎和談，共黨也焦急的等待尼克森在巴黎和談上的表現。尼克森自己更明白，巴黎和談是一個滾燙的山芋，如果沒有妥善的辦法就去碰它，必然是焦頭爛額。

詹森時代參加越戰，最不利的一點是束手縛腳在越南陷入泥沼，把美國

置身於極不利的地位，進退維谷。尼克森上台後，盡量避免陷入這種不利的地位。他認為越南問題也好，中東問題也好，都與蘇俄有關，如果和蘇俄的關係能夠改善，這兩大問題就容易解決；而和蘇俄關係的改善又需要看客觀的條件；如俄匪關係的繼續惡化，是有助於增進美俄關係的，至於歐洲的團結，也增加自由世界的力量。

俄匪關係惡化，蘇俄不能不分出大部份注意力顧及東方，因此也會力求和美俄接近，美國在這種情形下，條件就可以強硬得多，蘇俄還價的力量也相對的減少。

俄匪的爭鬥當然是全面性的，對南越的戰爭，也是一個主要的爭執，蘇俄既然要拉美國以對付共匪，當然會在解決越戰問題上緩和。

所以，巴黎和談的前途不在巴黎的會議桌上，而在美俄關係的發展，美俄關係的發展，則因俄匪關係的惡化而有樂觀的氣氛存在。

(二)其次分析尼克森對亞洲的政策。尼克森現在對亞洲只有原則，還沒有行動，由於以下的幾個因素，使亞洲各國今天陷於期待、疑惑和搖動。

第一是尼克森就職演說強調：對抗戰代過去，談判時代來臨這句話，所造成的錯誤印象，有許多國家認為美國既然要和共黨談判，甚至於和平共存，則亞洲的反共國家也需要早有打算，免落人後。首先表現出這種外交姿態的是菲律賓，菲律賓和美國有血肉的關係，馬可仕總統已一再表示：美國可自亞洲撤退，這將迫使亞洲國家和共產國家接近，菲律賓也將會被迫與中共和平共存。接着最近兩年全力反共，並且和共匪關係極為惡化的印尼也宣稱如果共匪能尊重印尼的主權，則印尼願和中共恢復邦交。第四是馬來西亞

，東姑拉曼揚言：如果中共不打算干涉馬來西亞的主權，則大馬將考慮和共匪建交。這些話不一定是它們由衷之言，可是却代表它們的恐懼，它們怕有一天真的出現了和平共存的局面，所以要搶先表示，同時也是擺出姿態來給尼克森看的。至於日美兩國的妥協份子聯合開會討論改善與共匪關係，也因爲尼克森的所謂談判時代到臨而受到鼓勵。

第二是尼克森要求亞洲人自己防衛自己，要求亞洲組成集體防衛組織維護自己的安全。尼克森的這個主張是正確的，而且也是應該的，可是這個問題太大，亞洲和歐洲不同的是歐洲已經有「聯合」的經驗，西歐國家的經濟力量已經很強大，如果不是戴高樂的標新立異，歐洲集體防衛組織是可以有效建立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已有基礎。亞洲則不同，亞洲除了日本在經濟上有輝煌的成就而外，只有中國和韓國經濟力量已經日趨壯大，其他國家目前還談不上，而東南亞共同市場也因為各國經濟型態不同而無法組成，東南亞軍事公約組織則是紙上談兵，如果東約是個有效能的，美國就不必如此艱苦的應付越戰了。亞洲國家經濟型態既不一致，政治上也各行其是，因此亞洲防衛問題雖然是一個正確的目標，可是達成這個目標就需要極大的努力，不可能一蹴而成。美國如何幫助亞洲國家建立起一個集體防衛的組織，就是尼克森當前一個艱難的課題。

第三是未來美國的外交政策是重歐輕亞？或在歐亞並重？由於尼克森就任美國總統只有一個月零三天就前往歐洲訪問，而迄今已兩個月，對亞洲方面毫無表示，甚至於對巴黎和談的方針，對於南越境內共軍攻勢的反擊都沒有明確的決策，使亞洲人充滿了懷疑和擔心。美國亞洲政策雖有原則，却還不知道從何開始？幸而大家對尼克森反共的立場以及他應付國際問題的熟練還有信心，所以還能耐心等待，然而這種耐心是不能持久的。

### (二) 如何有效的建立亞洲集體安全組織呢？

總統日前對日本電視評論家御手洗辰雄的談話中提出一個新的號召，是一個極有價值的號召，就是敦促亞洲國家以合作的精神來代替同盟的關係，合作就是互惠，日本如果以它本身優越的經濟力量來幫助亞洲地區各國發展它們的科技工業，自然就加強了這些國家的國力，這些國家有了國力，就能克服它本身的困難，應付共黨的顛覆，也自然對日本有影響。

美國今後的亞洲政策如果能抓住重點，接受 總統這個睿智的寶貴意見

## 巴黎和談與東南亞局勢

，則亞洲的集體安全組織，就會自然形成了。  
以上是中江個人不成熟的意見，敬請各位指教。

## 邢光祖先生：

### 美對東南亞無政策可言

### 對付匪俄必須採取攻勢

一、巴黎和談事實是美前總統詹森，在去年大選前，替民主黨候選人爭取選票的一種「政治巫術。」巴黎和談未來的演變，據我個人預斷，可能成爲過去在大陸上國共和談的談話打打，或華沙美匪會議的時談時輟的方式，不可能達致板門店談判南北分割的局面。尼克森總統接任之後，挑起和談的政治包袱，并委派給前羅斯福總統夫人指作「毒蛇」的洛奇繼哈里曼爲和談主持人，我們希望他咬的是赤色的敵人。

二、自巴黎和談以來，曾經引起東南亞甚多反共或非共國家的惶惑，擔心和談可能導致美軍的撤出越南，甚至亞洲。導始於這種惶惑心理的泰國外交當局，與對反共缺乏認識的非國行政首長，曾示意擬與毛匪成立某種諒解，有走上獨立也就是中立外交的趨向。如果泰國在反共立場上有所動搖，對於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勢必發生極大的影響；到時候，我們至多祇能期望星馬兩國對外和其對內防共而已；而印尼共黨之死灰復燃，殊堪擔憂。日本若干議員，在巴黎和談之前，遠在義大利加拿大揚言擬與匪訂交以前，便在美國加州與鴿派份子接洽密商，尤值得我們警惕。

由於時勢所趨，具有堅定反共決心的，也許祇有南韓一國。這次蔣部長

的訪韓，最大的成就，應該是在東南亞各國意態徘徊之際，能夠進一步的加強韓國的反共意志。  
與採取獨立或中立外交趨向相反，比較健全的是在反共上，從事合作與聯防。這建議好像是南韓政府首長首先提及的，然而據本人記憶，這是尼克森總統當選以前，就其歷次訪問遠東的經驗，對於亞洲反共包括越戰問題應如何解決的一種構想，我說，這是尼克森的構想，因爲到現在爲止，還沒有明確化。

東南亞國家在反共上從事聯防合作，其所遭遇的困難，簡單地說，約有下列數點：第一、聯防合作在組織影響聯絡經費以及軍事配備各方面，仍賴美國的馬首是瞻；惟巴黎和談之延宕，美國姑息份子反戰之叫囂，以及其他可能預見之不良發展，是否能保持美國在東南亞的領導力量或威信？第二、在今日亞太諸國中，兵力雄厚，堪與匪共較量的，也許僅中韓兩國；然而其他甚多國家，凍於韓戰的教訓，恐遭毛匪之忌，所組所謂區域聯防機構，如東南亞組織，故加排斥，純出諸反共心理的卑怯。所以任何聯防合作，苟排斥中韓任何一國，難期成效。第三、合作聯防，旨在抵禦外侮，然於境內共黨的滲透顛覆，就事論事，東南亞諸國實無此警覺性與能力。

三、本人旅非逾卅年，對於匪俄在東南亞其他地區的顛覆行爲，或不全悉，惟於非島，則所知極詳。匪黨在非成立始於一九二六年，迄今已有四十三年之歷史，可說是根深蒂固。非島共黨，全在毛匪控制之下。華共屬於政治，非共（虎克即人民解放軍）屬於軍事方面，彼此互相協調，但政治控制軍事。在戰前經由大戰陷落以至匪俄分手以前，共黨高級部門，是以華共爲主，非共次之，俄共再次之。華共在非基地是伊朗，非共基地是中呂宋一帶。抗日期間，華共游擊隊「華支」是非共游擊隊之「第四十八支隊」，雖是支部，但多數非共游擊隊是華共所訓練的。非島光復後，華共公開活動，以馬尼拉「中華廳」爲總部，此外有報紙，有學校。民卅八年本黨與非當局合作，對匪採取行動後，其勢稍戢。大陸陷匪以後，從一九四九至五三年，在非最高機關爲「菲律賓政工會」，內設「公務」、「軍指」、「經戰」、「資源」、「政門」、「考核」、「傳訊」、「宣教」及「安全」九部，會有正副「主席」，部有第一第二「書記」，每部分設二至三科，另有「婦女」、「青年」、「學生」、「文化」、「職工」及「特種」六個大隊，及於全島；此外尚有所謂「政治隱蔽哨」，負中非共黨一切活動之監督責任。自一九五三至六一年，亦即史魔死後至匪俄分手爲止，共黨全部改組，在整個東南亞成立所謂「東南亞研究所」，越南有越南分所，泰國有泰國分所，菲律賓有菲律賓分所，範圍雖小，組織益嚴；僅有「組織」、「鬥爭」、「技術」、「僑務」及「聯絡」五處，惟另有直屬匪黨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之組織；該分所曾在菲協助支持蘇卡諾倡導之「馬非印聯邦」。印尼軍變共黨失敗以來，尤在紅衛兵及文革之後，匪共傾其過去在印尼所使用之財力，轉至非

島，收買法官政客議員教授新聞記者勞工學生領袖，輪流邀訪大陸；並將其自港運非之貨物，所售得款悉供當地非共之用。匪共活動，迄今業已半公開化，非總統內閣閣員至少有三四名即係共黨。本年爲大選年，馬可仕雖未必親共，擬於當選後再予剿共，而匪共則儘量撥於大選前加強實力，使之欲剿不能。兩年前非《Globe》雜誌編輯借其當選世界小姐之妻曾自東歐蘇俄經大陸返非，推動與東歐貿易之運動；但據一般形勢，非島似屬毛共的勢力範圍，蘇俄極難發生作用。

四、美對東南亞名義上雖有政策，事實上無政策可言（據本人所知，美駐東南亞使節，亦有「鷹派」「鴿派」之分）。苟美國有意保衛亞洲免於赤禍，鼓勵各有關國家聯防合作，似是可行之一途；惟先決條件一、美國公開宣布有與匪俄一戰的決心，始能挽救各國對美之信心。二、參加聯防之國家應先清共，否則仍有發生赤色軍變之可能（在非則有滲透議會改變國策之可能）。似此，在美第七艦隊掩護保衛之下，此種聯防，纔能生效。不過，本人認爲對付匪俄，聯防決非辦法，必須採取攻勢，這一幸運的來臨，或寄望於越南美軍遭滑鐵盧全軍覆沒之禍，全美民衆始有醒悟的一日。

袁子健先生：

## 巴黎和談勢將拖延時日

### 美對越戰負擔非常沉重

主席，各位先生：剛才聽到了許多寶貴的意見。現在本人想就巴黎和談有關美方、共方和越南政府三方面的立場，和對於和談的想法，略加說明。

關於越南戰事，雙方的目標，都曾經一再非常明顯地表示過。共黨方面，無論是越共或北越，他們都口口聲聲叫囂解放越南。其目的顯然在併吞整個越南。而美國方面，則亦會一再表示，其目的僅在保衛越南本土，從未有進軍北越的企圖。所以，美方所從事的，祇是一種有限度的戰爭。美國前駐越南大使洛奇曾經說過，越南戰爭將不是經由和談的方式來獲得解決，而將是慢慢地自行消滅，逐漸平靜，恢復和平。他的這一個說法，是合乎邏輯，是一種樂觀的說法。因爲美國如能將北越的滲透及補給線切斷，擊潰越南境

內共黨的主力，再逐漸加以肅清，則戰事自然就逐漸平靜，根本就用不到與北越舉行和談。但是由於歷年來刺共戰爭膠着，不如理想順利，而美國在人力物力方面損失太大，負擔過重，國際和國內輿論的壓力也日益加強，且正逢去年是大選年，美國遂不得不提出和談的口號，以至於實現巴黎和談。從這一方面看，美國之所以願意和共方和談，是因軍事歷久無功，不得已而出此的，是一種退一步的做法。至於共黨方面，他們知道將無法用武力來達到他們吞併越南的目的，所以他們想利用和談來參加組織聯合政府，再徐圖奪取整個政權，控制整個越南，和談對於他們，是朝向他們目標的進一步的行動。這樣，是否就等于美國放棄越南呢？那也不是。因為美國的想法，假若和談成功，達成一個和平方案，這個方案必將使越南中立化，亦必須由蘇俄和匪僞加以保證，即使組織一個包括越共在內的聯合政府，這個政府將是中立的，而越南將成爲東南亞的一個緩衝地區。這樣就可以避免戰爭的再度發生，同時又防止了共黨勢力繼續向東南亞的擴張。在越南中立化之後，美國還答應，以大量的經援，提供給越南來從事建設，這樣可以從基本上防止東南亞的整個被赤化。這一點有許多國家，如日本等，也認爲在越南戰爭結束後，他們可以在重建越南的工作上，提供援助，同時也可以做一些生意。但是本人認爲，這種想法非常天真。因爲，一旦聯合政府組成以後，共方一定會運用種種方法阻撓各國的援助，絕不會讓越南安定、進步和繁榮，使其建設成爲一個民主自由、富強康樂的國家。所以美方和共方對於和談，都各有其看法和想法，但是假若和談的結果，是組織聯合政府，則越南遲早將淪於共黨之手。我們看不出，一個包括有共黨份子參加的聯合政府，能够讓越南在民主的方式之下，日益繁榮進步起來。他們一定是要加以破壞的。所以阮文紹總統領導的越南政府自始即反對承認越共的地位，更拒絕組織聯合政府的建議。越南政府這一立場是非常嚴正的，因爲他們深知，一旦組織聯合政府，容許越共參加政權，那就無異引狼入室，後患將不堪設想。所以越南絕對不贊成，也絕對不能同意組織聯合政府。因此之故，目前巴黎和談勢將拖延時日，很難獲致結果。

當和談無法達到結果，越戰尚在繼續拖延下去的時候，我們就要看美國國內的輿論，及其在人力物力方面的負擔，是否經得起長期的考驗。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爲美國並不是不知道越南這一地區的重要以及不可輕易放棄的道理。

## 巴黎和談與東南亞局勢

理。但是自從越戰開始以來，美國已經付出了很大的代價，也可以說，美國人在這一方面也盡了其最大的努力，越戰死亡數字，已接近韓戰時的數目。據最近的統計，韓戰時，美軍死亡三萬三千餘人，而在越戰中，美軍的死亡業已達到三萬二千餘人。至於財政方面，我們知道，美國每年越戰支出都要達到二百數十億美元，負擔非常沉重。因此國內希望早日終止越戰的輿論壓力，亦日見加重。美國政府爲緩和國內反戰派的壓力，最多只能在現有的人力物力條件之下，來從事越戰，難以再言昇高。在這種情形之下，美國就有使越戰越南化以及鼓勵亞東地區各國加強組織合作等建議，以期減輕美國本身的負擔。本人認爲亞東自由國家應該瞭解美國的困難，就此有所配合，我們如果能够對越南多出一份力量，也就是減輕美國一份負擔，也就可以減少美國反戰輿論一份壓力，如此則對於越戰以至於整個東亞局勢就會有很大的助益。

我們中華民國深明白這一個道理，從民國四十八年起即已開始對越南作經技援助，目前在越南的技術團體有四個：（一）農業技術合作團，現有專家八十四人參加工作，最多時曾達一百四十餘人，上年越共發動春節攻勢，有數位團員備歷艱險，亦有正在回國渡假者，一俟飛機通航，迅即赴任。這種勇往負責的熱忱，令人敬佩。（二）電力技術團，協助越南開發電力資源，人數視工作進度需要，隨時增減。（三）醫療隊，現有十五人。（四）開發湄公河凌工隊，隊員一百五十人。這些都是我們對越南提供的技術援助。

如果東南亞自由國家，能够團結合作，在共同協力之下，來援助越南一面剿共，一面建設，肩負起越戰一部份負擔，則我相信美國也會加強信心，不至於輕易與共方言和，而使越南遭受赤化的危險。因此，對於越局前途，雖困難尚多，但我們似乎也不必太過於憂慮，祇要自由國家能够團結互助，共黨在越南是難以得逞的。謝謝各位。

徐玉虎先生：

## 我們要想解決東南亞問題

### 須先瞭解東南亞人民需要

主席，各位先生：大家都是東南亞問題的專家，而且都是實際從事這一

方面工作和研究多年的專家，本人只是個讀書人，當我接到邀請參加會議的通知時，只是想來聽聽諸位的高見，但是剛才主席要點名發言，兄弟不得不就個人的看法，提出一些淺見，就教於諸位先生。本人認為巴黎和談，不論其成敗如何，都不能解決東南亞問題，要解決東南亞問題，誠如剛才諸位先生所說的，那是個實質問題，但爲了要徹底解決東南亞問題，我們要從東南亞的歷史背景來着手，然後對東南亞地區的人民，才能有一個澈底的瞭解，這樣才能確立一個根本解決東南亞問題的計劃和方針。我們知道，東南亞地區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各國紛紛脫離殖民地而獨立；但是東南亞地區，在沒有獨立以前，曾飽受西方殖民國家四至五個世紀的統治，給東南亞各國在心理上有個很大的影響。東南亞地區的人民，對歐美的看法如何？試舉一例說明之。東南亞國家獨立後的印度尼西亞，它本是受荷蘭統治的殖民地，一切惡果全是荷蘭所造成，但獨立後，其第一任總統蘇丹朱里爾（Sultan Sjahrir）曾經說過：「只要有英美資本家和帝國主義存在一日，印尼絕對沒有完全獨立的一天，不管印尼如何堅苦奮鬥」。我們可以從印尼受了四至五個世紀的殖民統治，看出東南亞人民對西方殖民國家是如何的仇恨，要想使印尼與英美合作，當然是不可能。因此一旦獨立之後，在心理上，就要擺脫西方殖民地的統治。這些新獨立的國家雖一面高唱着舊的殖民時代已經過去，獨立自主的日子已經來臨；但是實際上，這些國家的本身，在人力或經濟方面還沒有具備成爲一個強有力的獨立國家的條件。因此獨立後，這些國家都有一個傾向，認爲西方資本主義不可靠，而加以仇恨和排斥，於是就尋找另外一個途徑，終於使社會主義在東南亞各國得以盛行。至於社會主義是否能解決東南亞問題呢？我們可以拿戰後的緬甸和柬埔寨爲例，雖然他們都實行了社會主義，結果不但沒有解決問題，反而吃盡社會主義的苦頭。這樣欲求東南亞問題的解決，就需要瞭解這一地區二億人口的想法和做法。換言之，東南亞地區的問題，有賴於東南亞國家自己來解決。任何外來的其他勢力，不論東方或西方，都不能代替東南亞人民，來解決東南亞問題，尤其是東方人士對東南亞誤解愈深，所造成的困難也更多。正如美國在越南所進行的有限制戰爭，造成今日欲戰不勝，欲和不成局面。東南亞問題，只有靠東南亞本身解決，但是東南亞本身就我們知道，自獨立以後，各國雖然名義上獲得獨立，實際上，還沒有真正達到完完全全的真正獨立的地步。我們知

道一個獨立的國家，基本條件，一定要在國防上、經濟上都達到獨立的水準，才可以獨立，否則是難以擺脫外力影響的。我們知道，東南亞各國都在實行民主政治，有議會也有選舉，但是我們看看，東南亞國家的民主政治和議會制度，是否已經達到西方民主國家的水準，我可肯定的說不但沒有，且距離甚遠。因此兄弟認爲，要想解決東南亞問題，任何的東南亞以外的國家都沒有辦法來解決，只有靠東南亞國家本身來解決。東南亞國家如何解決本身的問題呢？我們知道東南亞有菲律賓、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星加坡、緬甸、泰國、越南、寮國及柬埔寨等九個國家，其立國故不同，國情也不同，這九個國家中的任何一個國家，到目前爲止，都不能代表九國發言。何況在他們國內各有種種問題。例如我們時常看到的種族問題如華巫糾紛，華人和馬來人如何和平共處；再如語言問題，諸新興國家間，不但應用不同語言，且在一國之內又流行幾種方言，而使彼此間的隔閡距離拉大；其教育也採行多軌制度等，這都是東南亞國家內在而沒有解決的問題。

現在我們再看看日本，現在的日本，在東南亞地區是個強國。日本雖然在二次大戰中失敗，但是這幾年來進步神速，經濟發達，工商業進步，已成爲一大強國，讓它來領導東南亞或無問題。但我們看一看，由日本來領導東南亞是否可以？兄弟看來，也有問題。因爲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曾佔領東南亞，當時日本爲了打擊英、法、荷及美國在東南亞的尊嚴，於是高唱「亞洲人的亞洲」，強調要想解決亞洲問題祇有以日本爲領導才可以。但是當日本佔領東南亞期間，所給予東南亞人民的痛苦、壓榨、剝削等等，則比西方殖民主義者還要厲害。二次大戰開始，在日本剛佔領的期間，東南亞各國爲了要擺脫西方殖民主義的枷鎖，很願意和日本人合作。如印尼前總統蘇卡諾就是和日本合作的一個典型人物；但是等到日本實際統治東南亞以後，所實行的政策正好和當初宣傳的相反，所以目前東南亞地區的人民，對於日本是否會有好感，還有問題。因此要想解決東南亞問題，必須要各有關的東西方國家，摒棄自己的主觀，站在東南亞人民的立場，瞭解東南亞人民的需要，盡量協助其經濟開發，交通建設，使其建立一個真正的民主自由政體，然後才能徹底解決東南亞問題，否則不論巴黎和談結局如何，對東南亞的問題，絕不能有澈底的解決。謝謝大家。



師連舫先生：

## 亞洲與太平洋區國家合作

### 組織亞洲國家的自救同盟

主席，各位先生：今天很榮幸參加這一個學術座談會，在面對這麼多專家學者，本人非常恐慌，實在不敢講話，只是想聽聽諸位的寶貴意見，不想發言，現在按照名單輪到了本人，也只好講幾句。個人對這一問題沒有深刻的研究，只是供獻一點淺見，供諸位參考。希望能多加指教。

今天我們研究巴黎和談與東南亞局勢問題，我個人覺得，這一問題的基礎，是美國的亞洲政策，離開美國的亞洲政策，來檢討巴黎和談或東南亞局勢，都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們應該從美國的政策，略加研討。在詹森執政期間，美國對亞洲的政策，非常積極，他對亞洲採保護政策，所以當越南戰事發生後，美國立即挺身而出，派兵並無限制的供應一切援助。美國這樣做，固然一方面是由於條約的義務，另一方面也因為越南問題實在太重要。假如越南一旦變色，整個東南亞便無法自保，整個東南亞如果失去，美國就只好自太平洋退回本土；因此美國不得不下定決心，保護東南亞，防衛越南，不惜源源增兵。當初美國的構想，以為越戰不會打得那麼厲害，那知戰事竟拖得這麼久！從一二萬美軍，陸續增加，至今已達五十四萬人，傷亡的已達三萬餘人，幾與韓戰時美軍傷亡相等。至於美國在經濟上的支出，簡直駭人聽聞，每年竟多達二百多億美金。這一沉重的負擔，加在美國的納稅人身上，是非常嚴重的！並且因此使得美國的國際收支逆差，日益增加，美國的整個經濟社會，受到很大的影響，甚至不得不緊縮其大社會計劃，不得不再加稅，使得納稅人的負擔也日益加重。因此在美國有一種反應——不僅被共匪利用的左派人士在做工作，噫使附合左派的同路人或學生，起而反對越戰；不僅鴿派的人士在與風作浪；實際上美國民間，對於越戰所加在美國納稅人的沉重負擔，可以說普遍的都起了反感。他們有一個希望，就是儘快結束越戰。美國國內只有少數人明白，這一戰爭對美國的影響是如何重大；多數的老百姓，並不知道這一嚴重性，只知道美國負那麼重的担子，勞師遠征，得不償失。

巴黎和談與東南亞局勢

同時還有人認為，越南離美國極為遙遠，和美國並沒有太大的相干，而且戰爭的結束又遙遙無期，簡直是美國負擔下的一個無底洞，勝利之日尚在不定，假如再繼續下去，美軍五十萬尚嫌不夠，則必須增兵到一百萬。屆時動用一百萬大軍，美國是否能夠勝利，也沒有把握。那麼美國人都不免要問，這一負擔究竟要負到什麼時候為止呢？所以詹森總統所受的壓力非常大，在他執政的後期，其聲譽日益下降，越戰就是主要原因。我們不能說美國人反對越戰，起碼美國人不贊成越戰，希望趕快結束越戰。誰沒法子結束越戰，就不得人望；所以詹森政府的聲望一天天下降。鑑於這種情形，民主黨政府的策略開始動搖了，要設法結束越戰，結果仍是落得一籌莫展。美國想和談，北越相應不理，美國繼續戰鬥，結果戰爭永無休止。到最後實在沒辦法，只好接受和談，和談的本身，就是美國的屈辱。美國實施無條件停炸，並沒有得到北越相應的反應，因此和談雖經開始，並不能停止戰爭。至於和談本身，我想在座的諸位，一定和我的看法相同，它決不會有任何結果，和共黨和談是不會有結果的。我們中華民國在這一方面，最具歷史經驗。但是和談的本身却構成了美國政策轉變的一個環節，假定雙方不進行和談，局勢究竟是打是和，不得而知，美國要想轉變政策也無從着手。今天和談業已開始，儘管前方仍在打仗，但談判却在進行，美國可以藉機緩和一下，以利於政策的轉變。所以詹森爲了轉變其遠東政策，而所做的種種步驟，尼克森執政後，也得跟着去做。他也要結束越南的戰爭，否則對他聲譽的威脅也是不得了的。國內的壓力既然如此，尼克森就不得不設法來結束越戰。尼克森如何結束越戰呢？在他就職演說中曾說：「我們不是半個世界的人。我們美國要面對整個世界。也就是說，美國的力量要到達全世界。我們必須執行世界政策。我們不是半個世界的人。我們不能將力量全放在亞洲」。這段話一講之後，一般人就說，美國的外交政策，由重亞輕歐而變成重歐輕亞了。我們可以看到，尼克森一上台，就訪問歐洲，要重整大西洋公約，要和蘇聯取得協議等等；但是我們也不能拿這些，來說明尼克森重歐輕亞，至少可以說是重歐亞並重的。要想歐亞並重，美國必然要把在亞洲角逐的力量，設法撤回，用以對付全世界未來的局勢。要想把在亞洲的力量撤出，美國究將採取如何途徑？如果說美國在越南投降，把所有兵力撤出，那是不可能的；不僅美國不能這樣做，也沒有辦法這樣做，於是就得另外尋找可行的途徑。現在好像是讓亞洲人自

已合作組織聯盟，共同擔當防衛的責任，然後美國將其力量，漸漸的自遠東撤出。這是一條可行的路，我相信，美國今後一定是朝這方向去努力。不但尼克森已經這樣說了，恐怕所有美國人的想法也是一樣的。事實上也非常樣做不可。

至於我們亞洲人的想法如何呢？因時間國別而有不同。我們中國人一直這樣想，亞洲人不能依靠美國人或任何國家來保護；最近亞洲國家的領袖，也都發表過這樣的意見——如泰國外長所說：我們不能靠美國的保護。這乃是一種現實，是無法改變的。我們亞洲人民，怎麼能靠美國的保護呢？可惜美國人瞭解比我們較遲。我們早就知道，美國暫時幫助我們是可以的，但絕不能長期給予亞洲人以保護。因此亞洲人必須準備隨時接受美國人移交給我們的任務。所以亞洲人本身，應該洞察美國人在求變，那麼我們必須設法適應未來的變化。我們不在乎美國撤出亞洲，但是美國應當幫助亞洲國家，使其在一旦美國力量撤走以後，有能力來負擔防衛自己的力量。所以目前正醞釀着，亞洲國家聯防的組織，這是在美國轉變亞洲政策階段的必然趨勢。不過，目前亞洲國家除了有聯防運動以外，還醞釀着另一運動，就是和共產黨談共存。這個趨勢，我們可以拿菲律賓做代表；但附和非律賓的國家也不在少數。

謀與共黨談共存運動，我們從歷史制度來看，實在不足為怪，因為這些亞洲國家都是過去的殖民地，長久受別國的保護，本身在心理上有時失於不平衡；環境也使他們不容易說我們可以自立，不必受別人的保護。菲律賓、馬來西亞、新加坡都是如此，他們還沒有建立起自己能保護自己的自信心。現在自信有力量保護自己的，首推大韓民國，其次就是越南。他們都是面對共黨作戰的國家，早已體驗到自強自存的重要性。如果東南亞各國都能建立起自信，並且大家能團結一致，不必依賴美國的幫助，也可以與共產國家週旋。所以要想亞洲國家聯盟組織能有效發展，第一必須要掃除東南亞地區的畏懼心，使其相信，和共黨共存之不可能。事實上有些國家也瞭解這一點，泰國就是如此。那麼為什麼泰國也說要尋求共存之路呢？這一點我想主要是做給美國看的，是一種外交手法。至於美國是否會將其力量全部撤出，那也不會的，只是要逐漸減少其力量，一方還得使當地國家建立起自己的力量。對這一點我們平心而論，不站在我們亞洲人的立場來講，這是一個健全的政策。我

們亞洲人不能專靠美國人的保護。我們應該擁護這一政策。自從去年下半年以來，對於軍事同盟，進行得最積極的是大韓民國，到處奔跑，大力提倡，至今究竟有多少成就，還不得而知。大體上看，成就並不大，因為大家利害不一致。我們總統也分析過。在這樣一個大的區域裏，大家利害又這樣不相同，要想組織一個軍事同盟，當然是困難的；但是也有幾個國家是可以組織起來的。我個人認為，必須有相當時間說服東南亞各國，使之相信，亞洲軍事同盟是相互合作，最後大家可以自保。另一方面是先就最積極的國家，進行一個比較小規模的組織，如大韓民國和越南可以倡議，甚至於泰國也可以參加。如有必要，我們也應參與。大家先有一個雛形的合作。不過這一個組織，就不能以東南亞為名，因為那樣，我們和韓國都成問題。最好是組織一個亞洲國家的自救同盟。現在日本以所謂憲法問題等等為理由，猶疑不前，實際上這只是個投機取巧的藉口，想在安保條約保護下，自私自利的發展自己的經濟力量；但是假定一個初步的軍事合作能組織起來，發生效果，那末慢慢的可以影響他們，改變意向，最後使東南亞國家可以一體參加，澳、紐也可以加入。我們所希望的這個共同合作的組織，應該是以亞洲與太平洋為範圍，其中有個最重要的條件，就是美國一定要參加。唯有美國的加入，以其龐大力量來支持我們，亞洲國家才有信心，那樣亞洲國家軍事合作組織才能組成，並進一步發揮力量。等到亞洲本身的力量一天天成長，美國的力量也可逐漸撤退。這樣慢慢地就可以達到美國轉變亞洲政策的願望，也可以實現保護亞洲安全的目的。

張奕善先生：

## 美國對越南問題所作所為

### 使星馬兩國人民非常失望

主席、各位專家：我以後學的身份來參加今天的座談會，感覺到非常的榮幸。在座的各位，大家都以東南亞以外的人來看東南亞的問題，而我本人却是以一個星馬的人來看這一個問題。因此我覺得我們在觀點方面也許會有些不大相同的地方。特別是我最近從馬來西亞剛回來，我就覺得關於東

南亞問題，和大家所持的看法也許有點不同；不過，我的看法也不敢以整個的東南亞來講，祇好以星馬的態度來看巴黎的和談。我可以這樣來說：美國在軍事上在越南的表現，以及在巴黎和會上的表現，對星馬兩國來說是非常失望的。

今天誰都知道，馬來西亞本身在過去有過十二年的反共戰爭，星嘉坡當然也包括在內，他們對共產黨的伎倆和恐怖，都有很深刻的認識。因此我就覺得談到寄望美國，它不但沒有希望可言，而且必然是失望的。再說一個最明顯的事實，就是最近東姑拉曼到法國去，以及到英國去訪問，他的目的是什麼呢？當然是訂購噴射機，就因購買噴射機，引起了美國的反對。因而使馬來西亞的國防部長鳴都拉渣克最近在記者招待會上，對美國有了一種非常不滿的表示。

另外我們再看星馬兩國今天所走的方向，也是與過去不同。我們知道這種國家現在都已獨立了，在過去的殖民地時期都依靠着大國生存，而現在却認為自己非解決自己的問題不可。特別是英國在一九七一年即將駐軍撤退，假若美國對東南亞在軍事上和經濟上的承諾都沒有一種表現，必然使他們更加感覺非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不可。我們知道李光耀最近到美國去，雖然說是爲了研究政治的問題，實際上還是經濟的問題比較重要。爲什麼經濟問題很重要呢？因爲李光耀在星嘉坡積極發展他的工業，也就是希望美國能够答應到星嘉坡去投資，是一樁很明顯的事實。

此外，我對於這個問題，認爲東南亞國家的本身方面也有很多矛盾，像越南和柬埔寨兩國在過去有了矛盾而且也很不和；至於柬埔寨和泰國之間也有它的矛盾。其次像緬甸本身，走向另外的一個社會主義政策，因此與東南亞的其他國家在主義方面不同。至於星馬方面，他們本身也有矛盾，特別是馬來西亞有了華人的種族問題，在教育文化政策方面引起了內部很多的不安。而星嘉坡又是標榜着一個東南亞多元國家典型的政策，因此對東南亞其他多元種族的國家，是一個非常大的影響力。特別是在東南亞各國具有經濟實權的華人，都寄望着這種政策的成功，所以使各地方的政治方面就產生出許多的矛盾。

我對於東南亞合作聯防的計劃，尤其是軍事同盟的看法，認爲可能很難縮成。因爲馬來西亞與菲律賓之間已有沙巴問題的爭執，馬來西亞和星嘉坡

的本身在種族和教育上，以及與大馬脫離的問題上也發生過矛盾。至於馬來西亞與泰國之間，是否在反共聯盟方面也有矛盾呢？我說也有，因爲每一次發生的馬共射擊戰爭，都是馬來亞這方面的人受到損失，而泰國方面却較少，因此他們在這一方面就認爲泰國根本沒作到合作的表現，而且有不利的表現。所以裏面存在的矛盾很多，這一點是非常不樂觀的。再說，馬來亞和星嘉坡所走的路線，是政治和經濟分途的，也就是日本現在所走的路線。他們在政治上雖然與共產黨接觸，但是却不願意它來干涉內政；因此蘇俄對馬來西亞的外交貿易政策是成功的。最近馬來西亞代表官方的一家英文報紙和最大的一家華文報披露：馬來西亞的橡膠價格已經提高到七角一斤，這是從一九六五年以來所沒有的的一種現象。

我們知道橡膠的價格提高了以後，對於民生問題就發生了很大的影響。再說，另一方面我們對於馬來西亞和星嘉坡政黨也要有一個認識，政黨的政治，如果對政府不能解決民生問題，必然會遭受反對黨的攻擊。特別是在最近我們看到馬來西亞民主行動黨的機關報，即「火箭報」的言論。馬來西亞即將舉行大選；馬來西亞爲求各方面的發展，已經負債，每一個馬來西亞的公民要負擔七百元的債務。所以我們認爲蘇俄的外交貿易政策，應該說是已經達到了他第一步的希望了，對東南亞整個的局勢來講應該是不樂觀的。

至於駐軍的問題，星、馬地方的軍事實力實在太薄弱了，況且英軍的撤退也實在太快。對於寄望於美國而得不到希望時，那就祇有寄望於澳洲和紐西蘭兩國，結果澳洲和紐西蘭答應來接替英國所留下來的任務。至於巴黎和會對於這兩個國家的看法如何？在此我就不必多說，相信在座的各位必然更爲明瞭。由於時間的關係，我不再多講，謝謝各位。

曾虛白先生：

## 美在越南所犯最大錯誤 是將防務由自己來負責

主席，各位先生：在國際關係研究所召開的學術座談會中，能够聽到各種問題的專家發表研究所得是非常有興趣的，所以我每一次都要來參加。要研究

巴黎和談與東南亞問題，最先應該了解和談是怎樣成立的。我感覺到，巴黎和談是美國片面促成的，並未具備成立和談應有的條件，這次和談的本質不健全，就不會有什麼結果。詹森總統的越戰政策，原來採取相當負責的態度，可是到了最後要卸任的前夕，爲了要有一個交待，就匆匆忙忙逼成了這次和談，條件既未成熟，這是一個人爲的和談。當他下達停止轟炸命令時，祇寄望於北越方面能表現出配合的行動。北越方面不獨沒有配合，反而發動了春季攻勢。美國說北越破壞了當時的諒解，其實當時北越是否有諒解，兄弟就非常的懷疑。最近一期的「News Week」上揭露出當時美國並未得到北越方面的任何諒解，所謂「諒解」，祇是蘇俄中間調解人作了保人，保證北越一定可以有這樣的諒解。所以可以說美國停炸，北越不向城市進攻，作了保人負了責，那麼現在北越來發動這個春季攻勢，不承認當初有任何諒解，美國就將向蘇俄這個保人是問了。它會問蘇俄說：「你們說當時他們可以履行我們所要求的條件，到現在不履行，你們有責叫他們履行諾言了。」這也可以說，北越方面是以行動來反抗蘇俄所說他們已經有了諒解的宣傳，也可以說共產集團中有人故意陰謀部署來破壞美蘇結合。這陰謀的幕後主持人，很明顯是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支持北越作戰，因內部紛亂削減了它對外冒險的力量，然美蘇促成越戰和談的成功，却必予以破壞。這是一美蘇冷戰現象中插入的一個新戰線。說到美蘇冷戰，詹森下台，製造了中戰而和的局面，交給尼克森來收實現和平的結果。因此尼克森上台，就不得不作傾向和平的表示，不得不作「反抗的時期轉變入談判時期」的宣言。

現在，春季攻勢是敵人給他的一個測驗。尼克森上台兩個月，美國人已經忍耐不住了，說他祇有紙面上的作業，至今沒有看見他有任何實際行動的表示。現在越戰的敵人逼他要拿出行動來實踐他紙面作業裏的許多諾言。到現在爲止，我們仍舊看不到尼克森有任何鮮明的表示，他所表示的僅僅是要以適當步驟來答覆敵人的挑戰。

適當步驟究竟是什麼呢？他派國防部長到越南去，現在國防部長從越南回到華盛頓，大家認爲國家安全會議中聽了國防部長的報告，尼克森一定會有一套鮮明的表示，但是到今天爲止，我們還不知道尼克森的適當步驟究竟是個什麼？這可以說明尼克森已經到了非常困擾的地步，他嘴裏所講的與實際行動，怎樣才能配合，應該就在越戰的最近幾天裏有個表示；但是到現在爲

止還沒有什麼表示。尼克森的困擾就是美國國內的姑息主義者，在抽他的後腿。雖然到現在他還沒有表示，可是美國的國會裏已經很嚴厲的在質詢他了。竟說北越現在所採取的步驟，都是我們美國給搞出來的，因爲美國雖然停止轟炸，可是美國地面上的部隊仍然還在那裏挑撥北越，證明了美國沒有和平的誠意。竟把北越發動這次春季攻勢的責任推到他們自己的總統身上了。

在美國國內這種姑息主義者的牽制之下，到現在爲止，尼克森還不敢毅然決然的有一個很堅強的、對北越的攻勢作一個答覆。因此我們也可以看出，怎麼樣在巴黎和談中，美國受國內種種的牽制，無法作怎樣堅強果斷性的表示。美國的內部糾紛和一切牽制總統的行動，當然會鼓勵北越，希望在和談中得到在戰場上得不到的種種結果，試想這樣的和談怎能有效果呢？

和談得不到結果，就必然會影響到我們東南亞，確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剛才諸位已經都講過，有許多國家認爲美國的態度是如此的軟弱，我們不能不照自己國家尋求安全的路線走，所以像菲律賓、泰國這樣堅決反共，而且面對共產威脅的國家，都是表示要另外去找出路。我們不能說這種像菲律賓總統和泰國總理所作的表示，的確說了就想這樣做，當然他們也正如剛才幾位先生所講的，這樣說另有其他對內的作用，祇就對外交，我想他們的這種表示，都是對美國軟弱外交的一種抗議。他們並無意要投向敵人的懷抱，可是美國自甘放棄領導的權威，他們除了傾向敵人之外也就無路可走了。這很明顯地是向美國的一種抗議。

我們相信尼克森總統是瞭解共產黨很徹底的一個美國領袖。所以，我覺得雖然他說現在的時代已經從對抗而轉變到談判的時代，可是他有一個很重要的但書，他說無論如何我們談判一定要拿實力作後盾，我們不能動搖我們自己的立場，我們在談判時要拿實力作後盾。我想他是一方面對付當前美國姑息主義的壓迫，一方面他最後還要保持自己反共的立場。等到談判實在沒有辦法影響到美國本身的利益時，他還是要拿出美國的實力來的。我想這就是尼克森總統的一張王牌，但現在還沒有到攤牌的時候。

一切對敵人所作的各種屈服，以及想盡種種方法與敵人走向和平的路線所作的努力，我可以說這是尼克森總統在作給國內人看的。對一切的問題是先照你們的希望，照你們的辦法去作，作到某一個階段時，祇要碰到我們美國的利益的時候，大家就應該覺悟，美國應該要保存實力來確保自己的利益

，這是美國應取的態度。因此，這個決策影響到東南亞，確保美國反共原則的不改變，在尼克森總統的任內，美國的東南亞政策也不會改變的。原則不改變，運用的方法却有轉變。這種轉變表現在越南，就形成了美國培養越南戰鬥力，以便美軍逐漸抽撤的決策。這就是尼克森一方面要迎合國內姑息主義者的要求，一方面還保持美國最後力量政策的實現。尼克森政策反映在越南，也會同樣反映到東南亞。在東南亞，自己也應該有一個自作防備的力量，團結東南亞國家應成立東南亞聯盟。東南亞自己實力培養成熟之後，美國是否應該參加東南亞防禦呢？美國還是應該慢慢的放棄了東南亞安全的責任，單獨的回到美國而變成爲孤立主義者呢？尼克森已經有了一個答覆。他說：「我是一個世界的人，不是半個世界的人」。從美國的立場來看，美國假若要發揮一個所謂全世界的人的威力，他一方面要顧到大西洋，另一方面也要顧及到太平洋。他在大西洋方面參加了歐洲國家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那麼他爲什麼不應該在太平洋方面也參加像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同樣性質的一個太平洋區域聯盟呢？在北大西洋公約裏，美國可以說是負起了大部份的歐洲防衛的任務，他可以在歐洲負起這樣的責任，爲什麼在太平洋就不應該負起同樣的責任呢？

現在美國與太平洋國家已經簽有許多雙邊防禦的條約，現在何妨以化零爲整的方式，將許多與美國的雙邊防禦的組織，聯合起來而變成一個太平洋的共同防衛組織。我想美國應該有這樣的一種構想才是。將所謂區域性的團結，除了軍事之外，還有經濟，例如像歐洲的共同市場，如何來促成我們亞洲的共同市場，這也可以透過美國的合作大家來組成。

美國過去在越南所犯的一個最大錯誤，是防衛越南的任務應該是由越南人自己負起來的，美國只需從旁協助，以作一個顧問的地位，從軍事訓練方面和各方面來幫助這些實力不夠的國家，培養起他們的力量，讓他們自己來担负防衛的責任，這正是美國在越南應該這樣作的。而美國在越南則認爲越南人沒有希望，越南人靠不住，要防衛越南，應由我們美國來負這個責任，結果到現在却掉在泥沼裏跑不出來。假定美國一開始就有正確的政策，防衛讓給越南人，美國從旁協助他培養實力，他今天就有自己運用自己實力的便利。所幸美國現在已經覺悟了過去的錯誤，那末，它修正協助越南的方法擴大而本此修正原則協助東南亞參加共同防衛，美國的反共戰爭才走上了正確的路線。美國可以在共同的防衛組織裏培養大家的實力，保衛整個太平洋區域的安全。

莊心在先生：

## 與共匪談和平只有助長兇愆

### 正本清源惟在助我反攻大陸

#### 一 愈談愈糟的巴黎和談

巴黎和談，與其說是姑息主義的幻想，不如說只是政治的外交的明知不可而爲之的策略，美國首席和談代表洛奇，曾以「談判之進程，乃在對於共同餘地的尋求」，但誰也看不到這個共同餘地，根本上難以尋覓。因此「光榮的解決」，終不能在談判中覓致。眼見「僵局」，「僵局」永難打開，除了一些無聊聲明以外，無法有絲毫實質上的進展。

爲什麼呢？共產主義的赤色侵略，和民主和平秩序的維護，中間就根本上沒有「共同餘地」，南越和北越共產政權之間，更顯然沒有「共同餘地」，真所謂：「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而想以國際和平談判的方式來處理實質上的生死存亡的鬥爭衝突，結果當然只是毫無成就。

南越阮文紹總統說得最明確：「我們既不能接受放棄任何土地，也不能接受共黨份子存在於此間」，而北越共產政權却秉承了共匪一貫的擴張滲透的慣技，始終玩弄着「一面談判，一面作戰」的戰略，他們只是企圖以戰場上的戰果不斷製造出來影響會議桌上的演變，如希冀他們會「停火」「撤兵」，即使以任何耐心容忍來期待，博取結果也是落空。

南北越以外的國家當局實在都是具有他們對內對外的政治上的作用，同床異夢，大家都是心裏明白——和談不可指望，南北越間的「共同餘地」無法尋求，消極的只是一再強調「責任」問題，不到最後關頭，不肯停唱和談，到今天，美國總統尼克森已明白宣告「共軍在越南的新攻勢，已經打消了美國在可預見的將來，從越南撤退美軍的任何計劃」，並鄭重警告說：「繼續攻擊，將必然引起美軍的報復行動」。

蘇俄和中共匪幫，各自內部都孕育着分裂鬥爭的矛盾危機，而擴張好戰的野心，也都方興未艾，蘇俄共魁最近的目標置意在今年五月召開的國際共黨大會，中共匪酋却置意在「九全大會」的召開，和談、戰爭，一切手法無非

企圖藉國際形勢來轉移國內的目標，以鞏固其對內的領導權。至於南越北越的人民，只是刀俎上的魚肉而已。

所以一句話說：「巴黎和談，怎麼談也談不出結果，這一點，我總統就有一針見血的論斷。蔣總統於三月十六日應日本電視廣播公司名政論家御手洗辰雄的訪問，談話中說：「今天亞洲的一切動亂與不安，實皆以毛共匪偽政權竊據中國大陸為其主因，所以亞洲安定的先決條件，乃必自毛共的奴役桎梏之下，解救中國大陸七億人民，使其得以重享民主自由的生活，而不再為毛共極權偽組織所控制驅策，成為其破壞與侵略的工具……一旦大陸重光，亞洲各地區的動亂，即將隨之消弭。而全球性核子大戰的威脅，亦即將不復存在。」

如果想把中華民國反共復國的成敗利鈍，擺在一旁，而偏要這裏談談，那裏談談，來解決亞洲的任何問題，結局都只有落巴黎和談的舊套，「一事無成，衆亂並起」。

## 二 東南亞和平秩序的關鍵

東南亞各國和平秩序從歷史上看來，都是導源於外來的侵略勢力，而本身却不會有問題，為什麼？因為東南亞各地物產資源富饒，氣候燠暖，生活簡易，因此人民都很愛好和平，樂天知足而無侵略野心，東南亞任何國家內部的政治問題都很容易解決，用不着大動干戈，更說不上國與國之間的軍事紛爭，所以動亂之源，每由於外來的國際勢力。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培育出東南亞新的亂源。泰國、馬來西亞、印尼，到處都鬧着共災匪禍，越南不過是最顯著的典型而已。因此共匪不滅，東南亞決難有一天安定，滲透來，鬥爭去，必先要剷除這東南亞的禍根匪藪，東南亞人民方得風平浪靜，禍去福來。

在另一面，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東南亞各地人民，也喚起了民族獨立自尊的覺醒，從殖民地時代仰承宗主國鼻息的尾巴外交沿習，轉變過來，自強獨立，挺身維護自己的權益。

在這種情勢之下，爲要防禦共同的侵略，殲滅共同的敵人，東南亞以至全亞的國家聯防，聲應氣求原是必然的歸趨，自然的導向。

和談既無可能，敵人亂源亦已昭彰明顯，不有聯防，何以共禦，鄰舍如

此，鄰國亦然。

所以巴黎和談幻滅以後，憬然共警，當務之急，切要之圖，唯有在軍事上本既往已有的基礎，由線到面，亟組亞洲太平洋區的國際聯防才足以加強安全的力量，消滅共同的敵人。東南亞地區的國家已經具有這種覺醒，其他地區的民主國家盟友，也該於忍受到無可忍受的限度，正視現實於此致力，協助加強太平洋區的共同安全堡壘，以合阻共除這世界的亂源，全球性的侵略勢力。

## 三 東南亞各國軍事聯防與文化經濟技術合作

除了軍事聯防陣線中，我中華民國勢必將成爲亞洲最重要的一環，責無旁貸以外，還該在文化經濟上致力，來加強東南亞各國的團結合作，以增強積厚集體的反共反侵略實力。

東南亞各國，大都是農業國家，也可以說是後開發的國家，經濟結構的形態，每相類似，但近年以來，都朝着工業化開發的途徑努力，且都各有成就，這其間，進展程度各殊，致力門類，亦有歧異，經驗成果，正值得相互觀摩，彼此合作，來增進認識，加強關係。

近年以來，我國與亞洲各國間的部長級經濟合作會議，迭有舉行，中韓兩國的紡織品方面最近會商且將設置聯合機構，以後正該朝此方向，協同民間工商團體，作更擴大更具體的努力，以結成亞洲國家經濟同盟，一方面切實研求國際經濟分工的計劃，以減少耗費；一方面交換技術人員，增進雙邊多邊貿易，相互投資，以求集體的裨益。我國在東南亞各國中，資源較屬短絀，而工業化的程度，較爲先走一程，正該就此配合民間團體的力量，融通有無以相輔相成。而文化智識的交流協作，更足以加強團結東南亞各地的民族感情融洽，以博愛代仇恨，以互相合作代鬥爭劫掠，以發展進步代陳舊落後，尤足以予共匪的歪曲宣傳，荒謬理論以澈底的打擊。

東南亞各地區，我華僑人口，爲數均多，對各地區內的經濟開發與建設，建樹之功，至爲宏偉，尤該善爲策劃輔導，使避免不經濟不需要的競爭，而爲分工合作的共同發展，化除嫉恨排擠，而共策繁榮，這對東南亞區域經濟合作上必成爲有力的支柱，而於東南亞國家及人民間的團結互助，亦必大有裨助。近年以來，如世界華商會議等之舉行，收效至宏，正該朝野配合，推展努力，以鞏固此東南亞反共共同堡壘。

歸納以上所論，綜合幾點如次：

首先與共匪和談，只有助長兇鋒，決無綏靖效果，應趕快回頭過來，把握問題的核心，尋覓禍首亂源，唯在於盤踞中國大陸的中共匪幫，擒賊先擒王，掃穴犁庭，協助中華民國早日反攻大陸，正本清源。東南亞各地問題，既屬不可分，則當務之急，在軍事上，必須積極聯防，守望相助；另一方面，文化經濟上的分工合作，相輔相成，更是加強此反共堡壘之實力，且可根本摧毀共匪的陰謀毒計，東南亞各國，固亟應立定脚跟，正視現實，悉力團結合作。民主盟邦亦宜因此體認，悉心盡力協助，方足克致世界和平，共謀人類福祉。

## 趙惠謨先生：

### 東南亞國家將會採雙重政策

#### 一面反共一面妄求和平共存

主席、各位先生：今天有機會參加這個學術座談會感到非常榮幸。剛才聽到各位先生的高論以後，現在自己也提出一點很浮淺的觀察向各位先生請教。我今天是分四點來談；第一、巴黎和談與美國三個大的軍事希望。第二、南越民族解放陣線可能採取的三個路線。第三、匪偽政權在東南亞將增強擾亂的四個據點。第四、東南亞國家對共黨將採取的雙重政策。由於時間的限制，我僅能就各要點向各位先生請教。

第一、剛才各位先生都已提到的，巴黎和談是很勉強舉行的，也可以說主動方面是美國。而美國為什麼一定要採取主動呢？因為受到國內各方面輿論的影響，不但是鴿派主和，而是和平的主張已經發展到社會一般的人士，都有這種傾向，所以使政府無法不接受他們這種促成和談的要求。為什麼要促成和談呢？可以說在軍事上美國人多數有下列三點希望：第一個希望是停戰。美國人今天對越戰固然是怕花錢，但更怕死人。南越戰場上，現在美國的死亡人數已達到三萬人以上，所以現在美國人第一個要求是希望和談能夠帶

來停戰。去年十月美國為什麼要停止轟炸北越呢？主要的是希望由停止轟炸換取一個由和談而達到停戰。停戰就可以使美國的軍人不會再戰死，這就是他們的第一個希望。第二個希望就是由停戰以後，逐步的撤兵，不論是撤兵多少，但這是美國迫切希望要作到的。第三個希望就是從今以後東南亞局勢的任何變動，美國再也不輕以武力來干與。這也就是促成和談的原因。我們可以看出出來，巴黎和談，美國在軍事方面：第一是希望停戰，第二是希望撤兵，第三是希望以後對東南亞的國家美國不再擔上這個軍事干與的任務。而以上這三點恰巧是迎合美國多數人民的心理。所以，這絕不是尼克森和詹森總統願不願意的問題，而是大勢所趨。所以，今天我們站在中國人的立場或是站在東南亞人的立場說美國人太短視，說美國政府是怎樣的不行，其實他們也是迫於現實。這是我們站在很客觀的立場來分析當前的越戰，而不是屬於願意不願意或是贊成與不贊成的問題，這就是我作客觀分析的第一點。

第二、是南越民族解放陣線可能採取的三條路線，尤其是在進行和談的時候。第一、因為現在巴黎和談雖還未討論到實際問題，假若一旦談到實際問題，越共除了要求美國撤兵以外，他必定要提出組織聯合政府，這是共產黨一貫的也是最經濟辦法，來以合法的方式奪取政權，不再需要使用暴力。所以到了可能的時間，他一定會提到組織聯合政府的要求。美國政府方面，我相信一定是反對的。但美國的一般所謂鴿派是贊成的，而一部分不知共黨奸狠的老百姓覺得是無所謂的，認為他們成立聯合政府，對我們美國人並沒有什麼壞處嘛？他們可以聯合他們的。對南越民族解放陣線提出聯合政府的要求，不會堅決反對，恰如抗戰末對我國一樣。第二、在他們提出要求組織聯合政府之前，越共一定會繼續加強武力的攻擊，這種武力的攻擊並不是大規模的去攻擊而佔據一個大的據點，而是存心的搗亂。像用火箭攻擊越南市區與美軍基地，隔上短時期他們準備好了，於是又來上一次，弄得美國人造成的死亡越來越多，覺得受不了的時候，那麼你就接受越共所提出的條件，這是他們第二個路線。第三個路線，據我的看法，南越民族解放陣線在可能的時間，他們會先成立一個流動政府。他們現在還沒有一個正式的政府。據說他們會想打下西寧的省會，在這個省會建立政府。可是要想據守一個固定的地方是非常困難的。美國雖然不一定派兵去打他，但是可以用B52飛機去轟炸。假若說民族解放陣線在西寧省會或某一處確有一個政府存在，美國的B52

是可以把這一塊地給整個的炸平的。所以說越共爲了增強其國際地位，將成立政府也必然是一個流動性的政府。而不宜佈這個政府是在某某地方，使你無法找到他的確定位置。然而它爲什麼要成立一個政府呢？就是說越共慢慢逐漸的雖已經在巴黎和會中取得了與越南政府平等的地位，一方是美國、越南；另一方就是北越、與南越民族解放陣線，但還不是一個正式的共產國家，所以他要成立政府取得到國際上的承認。以上我說的這三點，我認爲將來南越的民族解放陣線是最可能採取的三個路線。

第三、就是匪僞政權，在東南亞將加強擾亂的四個據點。共匪已經看出美國人在越南是沒有辦法了，而且他們認爲這種談談打打的作法必然會將美國人拖垮，等到和議正式成功，也就是美國被拖的實在不垮不行的時候了。他們現在在越南當然是要繼續的援助，但也一定要加強在東南亞的四個據點的擾亂。剛才各位先生也都說過，第一個據點當然是泰國。泰國的政府自己承認，現在已經有二十多個省，都有共匪的活動，特別是在北部地區。剛才羅先生已經報告的非常詳細。現在泰國雖然與匪據大陸沒有連界，但共匪在寮國北部的交通線已經構成了，所以他在泰國一定會加強其擾亂進而謀奪取政權，顛覆泰國政府。第二就是緬甸。在這個地方，緬甸共黨是有武力根據地的，而緬甸的共產黨過去到大陸上受過訓練的，是比較最多的。而中緬又是連界的。所以共匪必以此爲主要據點。第三就是馬來西亞。這裏的共產黨現在雖是比較微弱，但過去和大陸上是有聯繫的，而目前仍有部分武裝力量存在於泰馬之間。第四是非律賓的虎克黨。它也有武裝根據地供共匪利用。以上這四個地方，都原來有當地共黨的武力，而就這點武力，共匪必然會再行加強作爲擾亂之用。所以就我的看法，認爲泰國現在可能一定要吃共匪最大的苦頭。由於它在地理上的重要，所以現在匪共在上述的四個據點中，將以泰國作爲首要增強力量的據點。美國現在已經知道，在這個地方可能會把美國拖入軍事干預，所以已明定美國的軍事顧問，祇是作顧問，絕對不能參加作戰。而且泰國也已經聲明了，只要美國軍事援助，絕對不讓美國的軍人參加作戰，只作泰國軍事上的顧問。這一點我們可以看出我所說的第三點中，也就是匪共在這四個據點當中，將以泰國爲中心作加強顛覆當地政府的活動。

第四、最後我要提出的一個，就是東南亞各國政府對於共黨將來所要採

取的雙重政策，也可以說兩面政策。就是說這些國家，統統都是反共的，但他們國家因爲力量不夠，他要依靠在軍事上有個小小的聯合。剛才張先生也說到，就是星馬澳紐四國已在進行軍事聯合，而泰國也在說想要參加，因爲泰已認爲事態很嚴重。同時馬來西亞也知道，如果讓泰國被共匪顛覆的話，馬來西亞就會吃不消的。所以將來這五個國家很可能聯繫起來，共同努力來消滅他們本國的共產黨。所以就事實上來看，他們都是真正反共的。而非律賓爲了對付國內的虎克黨到了必要的時候，當然也會參加這五個國家的聯合。即是除了越南以外，其他東南亞國家都正對國內共黨武力作軍事上聯合殲除。這就是屬於反共的一面。

但是另外的一面，東南亞各國看到美國對東南亞頂多是給點軍事援助，絕對不會再輕於干預，也不會再派兵作戰，而共匪方面不僅有廣大的土地和這樣多的人口，還加上正在發展中的核子武器。所以他們認爲今後將如何能得美國的保護呢？儘管他們在國內是要消滅共產黨的武力，但是對大陸上的共匪則祇有希望和平共存。所以現在我們知道，紐西蘭已經表示不堅決反對兩個中國；馬來西亞現在對我國的態度雖一直是很好的，但是卻一直不給我們正式承認，也不談建交，就是因爲他也有這種顧慮，也不反對將來有兩個中國。另一方面非律賓也已經說明白了，希望將來慢慢要和匪共政權接近，甚至於泰國的外長也有類似的談話。所以我們說這些東南亞的國家爲了局勢的演變，他會一方面在國內努力去消滅他們的共黨武力；另一方面對外却存着對共匪採取和平共存的幻想。因此我說東南亞這些國家，今後會採取雙重政策的。

今天兄弟僅就以上的四點請教，也就是說第一點：巴黎和談美國在軍事上希望，一是停戰，一是撤軍，一是不再在東南亞輕用武力參加。第二點：越共可能採取的三個路線：一個是提議組織聯合政府，一個是加強武力的攻擊，一個是將來可能成立流動政府。第三點：匪僞政權現在在東南亞對泰國、對緬甸、對非律賓和馬來西亞等國將加強他的擾亂。尤其是對泰國方面。第四點：東南亞國家將會採取雙重政策。一方面是他們聯合起來努力將自己國家的共產黨消滅；一方面對匪共則求和平共存。以上很拉雜的提出幾點粗淺的意見，敬向各位先生提出指教，謝謝各位。



## 美國消極性的防堵政策 將更促使匪俄勢力擴張

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九年間，東南亞殖民地國家，除了當時的北婆羅洲三邦（一九六三年沙撈越和沙巴加入大馬計劃），均已相繼獲得政治上的獨立。不幸，跟着國際共產主義的侵入和擴展勢力，以及西方殘存的殖民國家爲了其本身的政治和經濟的利益，不斷加以種種困擾，遂使自由世界領導國家爲了挽救這一地區的危機，不論在政策上或措施上往往進退失據，因此造成東南亞二十年來長期的動亂。由於受西方民族長期的殖民地統治，東南亞民族對殖民主義，不論是來自西方的資本主義或來自東方的共產主義，同樣的有所戒懼。因此新興的民族主義意識便極自然的興起，並且迅速地形成自衛的武器。最具體表現，即是力求擺脫東西兩大集團的控制，在國際政治上，要求獨立與自由的安全保障，甚至希望能夠單獨置身事外。東南亞民族意識，在本質上雖則爲抗禦殖民主義的捲土重來，然而訴諸行動，則轉變爲直接反抗外來的民族，而首當其衝的對象，却不是西方民族，而是在本地區的華裔和華人。

戰後西方殖民統治者勢力迅速從東南亞消退，美國以自由世界領袖的地位填補了這個真空，顯然的，美國事前並沒有作有計劃的準備，甚至可以說對東南亞地區各民族文化歷史背景（除非律賓而外）缺乏深入的了解，因此，多年來政策搖擺不定，始終不能形成一股安定的力量。但無論如何，美國對於阻止共產主義的侵略和擴展，已盡其最大的努力，而且已付出最大的代價。

美國對東南亞政策，自杜魯門四點計劃開始，始終未超越防禦性的集體安全措施與圍堵政策。在杜魯門時代，美國的政策是：（一）確認東南亞爲最具

有戰略價值的區域，在經濟上與政治上，對東西方同等的重要；（二）西方國家必須與亞洲的民族運動合作，否則，此項運動可能導致本地區傾向蘇俄集團，凡是已傾向蘇俄的亞洲國家，必須用和平的方法爭取回來；（三）歐洲國家在東南亞的經濟與政治利益，唯有和當地民族運動友好合作，才能確保；（四）自由亞洲國家仍然缺乏充分的自治能力，亟須長期的技術援助，西方國家所提供的經濟援助，不可附帶任何束縛的條件，同時要求被援助的地區，必須自動自發的加以接受。根據這些原則，首先是可倫坡計劃，接着實施對各民族國家個別的軍事和經濟援助，擴大湄公河開發計劃，一九五四年締訂日內瓦條約，訂定馬尼拉公約，成立「東南亞公約組織」，在太平洋集體安全的全部部署下，締訂美菲、美紐澳、美泰等雙邊條約，一九六四年冬美國直接介入越戰，一九六六年十月間越戰國際化。這一連串的措施，對東南亞的防禦工作，由於多方面顧忌和掣肘，顯然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

最近東南亞國家少數民族領袖經常發表試圖與匪俄接觸的論調，若干地區已與蘇聯建立外交關係，此一趨勢多少受美國所謂「衝突的時代結束，談判的時代開始」的影響，而巴黎和談以及英軍即將於一九七一年撤離星馬，更使本地區的民族領袖失去安全感。「東南亞國家組織」的倡議，原爲本地區集體安全組織較爲具體的構想，但由於各國民族間的紛爭，并無若何成就；倡議中的亞洲集體安全組織，除非美國成爲領導份子之一，否則組織的意義必然大打折扣。東南亞民族領袖有一個共同的體認，即美國的武力必須在本地區繼續存在。我們對東南亞問題的看法，美國面對本地區動亂的情勢，如仍然逡巡於消極性的防堵政策，其後果：一方面是坐視匪俄益加肆無忌憚的擴張勢力；一方面是沮喪各地區民族的反共意志。今日東南亞動亂癥結所在，即戰爭的威脅來自中國大陸的毛匪，這個根本問題如不徹底解決，東南亞的安定決不可期。美國爲太平洋的安全，對東南亞應有積極而堅決的反共政策；而對本地區的經濟援助，應以促進東南亞現代化爲主要目標，如此乃能真正團結各民族國家的反共運動、和緩與內部的民族糾紛。

### 主席結論：

各位先生，今天因爲時間有限，使在座還有許多其他專家和本所的同仁，沒有機會發言，好在我們所有的紀錄都會在「問題與研究」發表，所以今天沒有機會發表高論的各位先生，希望能

以書面提交本所發表，關於這一點，我在此感到非常抱歉。最後，因爲剛才各位專家學者，發表了許多精闢的意見

，我想把它歸納起來，提出幾個共同之點，供讀者參考。

第一、大家都認為巴黎和談，並沒有具備先決條件，而即召開，所以到目前為止，一直在拖延，可能將來也不會有什麼結果。

第二、巴黎和談的成敗關鍵，大家認為都不在美蘇的關係，也不在越共，更不在北越，那麼究竟在那裏呢？就是在大陸上的毛匪。但是這些有關方面的態度，我們分析起來，蘇俄之所以同意和談，目的在對抗共匪；北越與越共之所以同意和談，目的在求實現聯合政府的組織，而毛匪的目的則始終要赤化東南亞，所以決不會讓和談有所成就；美國之所以主張和談，乃出於本國內部問題的不得已，詹森總統如此，尼克森總統也是一樣。所以把上述因素加以檢討，也很符合第一點的看法，所以和談的結果是非常渺茫的。

第三、大家認為，不論巴黎和談有無結果，東南亞的問題，必須由東南亞的國家，自行設法解決，即使和談有什麼結果，也不過是一時之苟安，將來還是問題重重的。所以要使東南亞的安全獲得保障，必須東南亞國家自己想辦法，聯合起來，組織起來，關於這一點的想法，美國總統尼克森也曾加以強調，他主張加強各地區的區域聯防。既然美國也有這種意思，我們希望東南亞的國家以及非東南亞地區以外整個太平洋地區的所有自由國家，都應該有共同的認識，對今後亞洲的問題，必須由亞洲國家自己共同來努力。最近我們總統也提出了他的主張，我們應使其及早實現。

第四、除了上述的共同看法以外，似乎還有一點，那就是美國從美、西戰爭以來，已經成為太平洋的國家，不再僅僅是大西洋的國家了。所以為了美國本身的利益起見，雖然美國未必能以對歐洲的態度來對亞太地區，至少美國應把亞洲和太平洋的安全問題，當作其本身的問題，因為亞洲太平洋地區和美國的安全是不可分割的。關於這一點，許多美國人，可能至今尚不十分瞭解，我們今後應該努力，使美國人有共同的認識。總之，今後東南亞問題，必須由亞洲及太平洋各國，再加上美國，一致來共同努力。以上幾點是本人把各位的意見歸納起來的，其中當然不免有所遺漏，希望各位原諒。